

说“唯物”:意义生成及其衍化^{〔*〕}

○ 钱善刚

(合肥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唯物”是日本人所称新汉语的和制汉语,“唯”物论是从 Materialism 的内涵入手,坚持物质先在性、物质一元论而理解的。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唯”有唯一和殊特两种不同的认识,“物”由实指“个体实物”逐渐虚指一切可以在思维中把握的对象。在“唯物”的理解中,有重物轻心、以物代心的倾向。在西方学人的一般理解中,往往在强调物质统一性的同时,或者取消了精神的相对独立性,或者尚存有二元论的孑遗。列宁的物质定义实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真正统一:本体论上,物质对意识具有时间先在性;在认识论上,在自为的意义上,认识主体具有逻辑先在性。

〔关键词〕唯物;本体论;认识论

当代具有中等以上智识的民众对唯物、唯物主义、唯心、唯心主义等语词或概念由于耳濡目染可谓烂熟于心,但一般人只可谓耳熟却未必能详其源流,正所谓日用而不知。作为哲学的基础概念,唯物、唯物主义、唯物论等概念具有相等或相近的涵义,但对其如何产生、具体所指则往往习焉而不察,学界似乎也缺乏深究的兴趣。

晚清以来,中国接受日本文化的反哺是一个显著而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一些欧美的文化信息和价值理念等往往借道日本并由日本汉译后再移植中国。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词汇的产生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表征。唯物概念也是此一现象

作者简介:钱善刚(1967—),哲学博士、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的研究。

〔*〕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家庭观念的嬗变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3YJA720014)的前期成果。

的显例之一。

一

中国传统典籍中并无“唯物”一词,唯物一词是日本人所称的新汉语的和制汉语,唯物论(主义)对译英文 materialism,约在 20 世纪初被移植到中国汉语界。作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西周,曾创造过众多现代哲学术语,但在其著作中,并无“唯物论(主义)”这个词,而是用“物质学”来表示“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这个概念,“在这里,我把‘materiezumu’(=materialism)翻译成为‘物质学’。这种学说认为,在宇宙当中只存在着能用我们的五种知觉感受到的物质,而非物质的精神或者灵魂是不存在的。”^[1]在西周的理解中,宇宙具有物质的唯一性,把精神或灵魂不是看作对物质的依附性,而是认为其根本不存在。1885 年,中江兆民在其译作《理学沿革史》一书的“译凡例”中将法国哲学分为两种,一种是官方倡导的官学,属虚灵论,即唯心论,一种是流传于民间的各派学说,各派自由论述,且特别把被官方所排斥的各种异端学说,“其中特别以‘实质说’(唯物论)作为其讲授的主要内容。”^[2]“我坚决主张无佛、无神、无灵魂,即纯粹的物质学说。”^[3]“实质说”“纯粹的物质学说”均是唯物论的早期译名之一,可见,materialism 有实质说、唯物论、物质学说等多种不同的译法,尚未统一。完成定译工作的似为井上哲次郎。

井上哲次郎(1855-1945 年)等人译编的《哲学字汇》分别于 1881 年、1884 年、1912 年出了三版,在翻译西洋术语时,在译名的选择上,用力于从中国古典找寻根据,其中明确指出“唯物论”源自中国古典。《哲学字汇》前后三版中,对某些译语作了一些提炼,原译“物质学家”后更译为“唯物论”。^[4]

作为“对子”,“唯心”一词为中国佛典所原有,如《楞伽经》偈语中多有“是故说唯心”“一切世唯心”“唯心无所有”“若能见唯心”等。而“唯物”一词并不见于中国传统典籍中,其典源当出自《易经·序卦》“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细绎其致思之路,似先有用固有的汉语“唯心”译 Idealism,后为与唯心一词对称,而对易经文本提炼概括,用唯物一词来译 Materialism。^[5]

然而,Materialism 的字面中并无“唯”的涵义,可直译为“物质主义”,何以要用“唯物(论、主义)”对译?考察“Materialismus”在现代日语中的对等词是 yuibutsuron(唯物论),是由与西周同时代的某人所创,“yui”就是“只有”,“butsu”符合中文语素“物”,最后又从汉语借用了构形成为 -ron(论),加在名词后面,用来表示哲学和思想学说。从而,“yuibutsuron”就被解释成为一种“只有物质[存在]的学说”^[6]。“唯”是从 Materialism 的内涵入手,坚持物质先在性、物质一元论而理解的。考虑到前述西周的阐释,我们认为用 yui 即唯字来译也是很准确的。

二

据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学者的意见,“唯物(论、主义)”虽于 19 世纪末已诞

生,但似乎尚未被引入中国汉语界。^[7]

受个人阅读所限,目前可见最早的汉语文献提到“唯物”一词的是在1900年,唯物又作唯物,“抑吾闻世界哲学:惟心、唯物,两论派久反对,今尚未定孰能终立也。”^[8]

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入,唯物主义及其相关概念移植到中国,由于对其内涵理解不同,人们的态度也毁誉参半。毁之者称其为浅薄、粗陋,如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中论及谭嗣同之以太说,认为“其形上学之以太说,半唯物论、半神秘论也。”^[9]此中“半唯物论”含有轻蔑之意;又言“其稍有一顾之价值者,则《浙江潮》中某氏之《续无鬼论》,作者忘其科学家之本分,而闯入形而上学,以鼓吹其素朴浅薄之唯物论。”^[10]辜鸿铭有“粗陋的唯物主义”^[11]之说,梁漱溟则直指唯物、唯心的概念在实质的意味上是一致的,均是呆板的静体的问题,没有研究的价值,中国人始终缺乏对其论辩的兴趣。^[12]

誉之者则认为,只有唯物论才可救中国,如马君武认为,“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13],态度的不同是基于人们对唯物主义概念的内涵理解不同。

立足于汉语,人们是如何理解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

关于“唯”。大约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表示唯一之义,这是主导、主流的看法;一种认为是表示特别之义,唱和者较少。

汉语中“唯”字的一个基本涵义是唯一、唯独,具有排他性。一般人也是这么理解的,“唯心言无物,唯物言无心”^[14],心、物只可二选一。瞿秋白在《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中明确指出“物质在宇宙之间是唯一的”^[15],它先于意识而存在。

对于“唯”字所隐含的排他性,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和反对。

梁启超有《惟心》和《非“唯”》两篇雄文,其对待物与心的态度是不同的。前篇指出心可唯,物不可唯;天下只有心境而无物境,物境根于心境,物境乃虚幻,只有心境才是真实的,如果只知有物而不知有我,则为物役,是心的奴隶;^[16]在后一篇文章中,梁启超则否认物、心之可唯。他认为若坚持心之唯,则会走向非生活之地;若坚持物之唯,则造成机械的人生观,人生就被先天地决定而失去主动性、创造性;“唯”之说是唯我、专制的学说。其结论是凡是“唯什么”的都是错误的,“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17]

冯友兰在《论唯》一文中指出,“所谓唯什么论之‘唯’,是个很危险底字,至少亦是个很容易引起误会底字。”“‘唯什么’有排除什么以外底一切的意义。”“所谓唯心唯物的那个‘唯’字,是要不得底,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或一个大底哲学派别,都不是一个‘唯’字可以把它唯住底。”^[18]作者主要是从逻辑上认为唯字容易造成误解:唯字的排他性不足以把捉思想家、思想派别的全部思想内涵和实质,唯字容易造成以偏概全。太虚则从引申的意义上指出,凡唯什么的学说容易造成政治上的集权专制,他说:“盖此种惟某惟某论,推到极处,皆有一个起头点;此个起头点,不问为神、为我、为物,惟以一点贯古彻今而管钥万有;故只要

握得此一点原理，便可建立专权制度，以创造人世而主宰之也。唯物论者之于物也何独不然乎？”^[19]

也有人主张“唯”字并非只有唯独、唯一之意，熊十力在释“唯识”时认为“唯”字乃殊特义，非唯独义。^[20]依熊氏之说推绎，唯物唯心之“唯”当也可作如是观。但熊氏之释“唯”似乎不合佛学的一般理解，佛学一般将其理解为单独、唯一。太虚认为，唯识之唯是单独义，他说：“如何名唯？乃单独义。连合唯识二字，可云独有知识而无他物。”^[21]

张岱年也认为“唯”并非表示唯一之义，他认为，“言唯者，表特重之义，示根本之义，而非别无可说之义。”^[22]张岱年的说法似乎语义不是很清楚：“特重”“根本”是表示对物质的推重、强调，当推重、强调到极点，就具有了排他性，也就具有了唯一性。“非别无可说之义”似乎又是对“排他性”“唯一性”的否定。前言、后语没有语义的连贯性。

关于“物”

物的本义指杂色牛，如《诗经·小雅·无羊》：“三十维物”，指三十头杂色的牛，其中的“维物”与要讨论的“唯物”并无联系。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物》、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说物》均侧重于“物”的本义的探寻。中国传统典籍中有物、质，而无物质一词。据研究，物质一词是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本义为“物的形体”，日语中初见于1784年，1896年梁启超用过此语，^[23]至20世纪才普遍流行。当时的词典以物体释物质，“万有物体之充塞于空间者，谓之物质。”^[24]物质是各种具体的有形的物体的总称，此种理解难免有窄化物质概念之嫌。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所谓‘物’指个体实物，中国哲学中所谓物与西方哲学所谓‘物质’不是同一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与西方哲学所谓物质相当的概念乃是气和质。”^[25]张岱年之说确有所见，不能以中国传统之“物”来理解西方哲学中的“物质”，但将中国传统中的“物”仅仅看作是指“个体实物”，又似乎有沾滞且偏狭之弊。事实上，中国传统中的物的意蕴甚为深广，绝非仅仅指“个体实物”。“物”由实指“个体实物”逐渐虚指一切可以在思维中把捉的对象。太虚将“物”的涵义由狭至广分为四层，他说：“一是常识上眼看得见手拿得牢的一个一个个体，一个人身以至一粒尘颗都是。二是科学上所谓物之次性与初性，即是五官所觉的色、香、味、触等，与数理上有长广厚，与热度、重量、时速等可测算得定的。……三是以现象和关系、本体和系统，都叫做物，则假使有心的话，便也包括在其中了。……四是，例云：无之为物，名之为物，这物字即是意义，即是概念，则不存在、子虚、乌有等概念，亦可叫作物。”^[26]在太虚看来，前二种物的含义是物的本义，也是唯物论中物的含义。太虚对“物”的分疏颇为全面，但对唯物论中“物”的理解和限定似乎也未达本义。

关于唯物(论、主义)

对唯物论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对“物”的分析，而必须联系精神、意识并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中加以考察。

《新尔雅》认为“以精神现象,全归于物质的作用者,谓之唯物论。”^[27]从功用论上把精神现象看作是物质的作用,物质是精神的依赖者、支撑者。物质的先在性、基础性保障了精神现象的产生和变化。

到了30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大量传播,人们对于唯物主义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当时的辞典这样解释唯物主义:“这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认为宇宙的真实的现象,是物质的,精神不过是物质的一个形态而已。这是绝对地站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观察分析的。”^[28]此种理解注意到了物质的唯一性、先在性,但将精神看作是物质的一个形态,隐含着精神也是物质之意,从而模糊了物质和精神的区别和对立。这种理解确实也出现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中,如李达认为“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是物质之最一般的规定。在这个物质概念中,包括了最高组织的物质的属性即意识。即是说,意识也是物质的,有意识的人类本身也是物质的一种显现。”^[29]物质不再被理解为一般的具体有形的物体,而是被看作是对一般具体有形的物体的最高的抽象,从共性的意义上界定物质的哲学内涵,这种理解无疑是准确的。另一方面,李达对意识的理解似乎就差强人意了。如果从意识产生的根源上说,固然可以把精神的产生导源于物质世界,但若忽略二者的根本差异无疑也是偏颇的。

30年代的另一部辞典是这样理解唯物论的:“仅物质是真实的,除了物质以外,无论什么都不存在的。”所谓“心”和“思维”,不过是“物质”的一种产物。吾人平常觉得苦甜热冷,悲喜哀乐,红黑白蓝,都不过仿佛有这样一回事罢了,实际上存在的只有原子和空间。故她承认宇宙间一切的现象,是诸自然力的构合的结果,换言之,即:“物质乃宇宙之原”^[30]。对其结论“物质乃宇宙之原”,我们并无异词,但若因此以物质遮蔽精神、意识,根本上忽视乃至取消其地位和作用,则未免有误导之嫌。词典编者固执一切感觉、情绪等,仅仅是仿佛存在,不过是原子和空间的运动的结晶,其化约主义原则坚持到底,必然造成只有物质没有精神,以物质遮蔽乃至取代精神的后果。对比同时期的两种《新主义辞典》,在对唯物主义概念的内涵把握上都具有特定的时代局限性:重物轻心、以物代心。完全漠视心的能动性、人的主体性。

三

Materialism(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毕竟源出西方,所以对其内涵的准确把握离不开西方人的看法。

在西方,唯物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哲学的诞生同步,但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则迟至近代才产生。

一般认为,Materialism(唯物主义)首先出现在17世纪波义耳《机械哲学及其一般》中,指主张万物构成的基本元素是物质性元素的那些观点的哲学,认为宇宙一切现象都是物质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

另有观点认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开始明确使用唯物主义这一概念,

并以它来称呼自己的哲学。如拉美特里在《心灵的自然史》中已使用这一术语。^[31] 作者认为,作为除广袤和运动力之外的第三种属性——感觉能力也是内在于物质这一实体之中,并在结论中明确地表达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没有官能,就没有观念。”^[32]

事实上,在西方学者的理解中,唯物主义也是一个内涵不清、较难把握的概念。

一种意见坚持物质的唯一性,精神也属于物质。伏尔泰曾转述过这样一种观点:由于精神的本义是“嘘气”之意,而只有物体才能嘘气,所以有人认为,精神与物体并无实质的区别,如拉·封丹所说“我以为精神就是用物质揉合起来的物体。”^[33] 当代一些主流看法中仍持守这一观点,“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是这么一种学说,认为一切都完全是物质的。某些唯物主义者坚持认为精神现象是存在的,但它们也完全是物质的。包括精神在内的一切是物质的;二元论者错误地宣称精神是非物质的。而且,精神属性既不是根本不同于物质属性,又不是不可还原为物质属性;二元论错误地宣称一切是物质的,而精神属性根本不同于又不可还原为物质属性。”^[34] 在坚持物质一元论的同时,抹杀了物质和精神的区别,实质上取消了精神存在的相对独立性。

另一种意见认为,一切完全是物质的,精神不可能完全是物质的。不存在精神这样的东西,但又主张我们应该从我们对现实内容的理解中除去精神的东西。^[35] 换言之,世界不存在物质的统一性,这一看法尚有二元论的孑遗。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唯物主义否定的东西较易理解,但肯定的主张却不易把握。前者如笛卡尔的无广延的思维实体或者心灵、精神的实在,又或者传统意义上的神等;后者的主要困境在于:什么是物质必须、能够或者不能具有的性质?“物质是否应当被看作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中延展的东西?(如果这样,虹和影子就与树和石头一样属于物质)或者,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对物质来说,另外还有什么性质是根本的?在现存或发生与存在或实在之间是否可以作一相关的区分?那供物质延伸的时间和空间、推动物质的力、感知物质的意识究竟是怎样依赖于物质的?对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的或尝试作出的答案使唯物主义实际成了一个颇为难以定义的众理论的集合,而不是一个明确的论题。”^[36] 在此质疑中,显然存在着不可知论的痕迹。

唯物主义或说物质主义的难以定义与物质概念内涵的丰富而复杂也有一定的关系。德文中物质(Materie)一词源于拉丁语的“mater”,即母亲的意思,^[37] 似乎隐涵着源初性、生成性、根本性、创造性等;英文物质(Matter)一词则源于希腊语 hule(木材),^[38] 似乎强调的是构成性。由于源初词的不同,人们对包含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同一个概念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

注释:

[1][5][6][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王革、葛平竹译,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40-241、242、241页。

[2][3]中江兆民:《兆民选集》,《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日本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93、394页。

[4]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1-352页。

[7]《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语表》中并未见“唯物”“唯物论”“唯物主义”等词汇,或可推测“唯物”等词在十九世纪尚未进入中国。详见[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附录2),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

[8]宋恕:《〈冈本子〉跋》,《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06页。

[9][10]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7、38页。

[11]辜鸿铭:《辜鸿铭文集——呐喊》,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510页。

[1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4、442页。

[13]莫世祥:《马君武集(1900-1919)》,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4页。

[14]胡翼成:《佛法与哲学之对比与其论理根据之批评》,《文哲学报》1923年第4期,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15]方克立:《中国哲学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16][17]葛懋春、蒋俊:《梁启超哲学思想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7-38、459页。

[18]冯友兰:《论“唯”》(1939年),《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

[19][21][26]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第25/28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10-211、171、300页。

[20]熊十力:《为诸生授〈新唯识论〉开讲词》,《现代新儒学的根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

[22][25]张岱年:《关于新唯物论》,《张岱年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0、561页。

[23][意]马西尼:《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语表》,《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附录2),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252页。

[24][27]汪荣宝、叶澜编纂:《新尔雅》(第三版),光绪32年,上海文明书局,第121、58页。

[28]梁耀南:《新主义辞典》,上海:阳春书局,1932年,第267页。

[29]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8年,第85页。

[30]孙志曾:《新主义辞典》,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第167页。

[31]冯契:《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1459页。

[3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8页。

[33]伏尔泰:《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82页。

[34][35][英]肯尼思·麦克利什:《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中卷),查常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881、881页。

[36][英]安东尼·弗卢:《新哲学词典》,黄颂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16页。

[37][德]施万尼茨:《男人》,刘海宁、郝世红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38][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3页。

[责任编辑:嘉 耀]